



第二集

劇本彙刊

月下
回家以後
第二夢

劇本彙刊 第二集

月下

回家以後

第二夢

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國難後第一版

(三一四三)

劇本彙刊第二冊

每冊定價大洋陸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上海戲劇協社

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序

演劇是一件極艱苦的事情，看劇是一件極快樂的事情。演劇者要利用「劇場的技術」使所表演憑自然的功能深印到觀衆的腦神經裏而引起反射性的感覺；怎樣使人笑，怎樣使人哭，怎樣使人發極，那劇場的空氣所告訴我們的，便是戲的好歹的區別；但無論劇場的空氣有否凝結在一處，演劇者的這一番的經營總是含有不可磨滅的苦心，雖然也有好些演劇者單念到自己的鋒頭而不肯真誠地努力去工作的。我們戲劇協社的同志在歷屆所表演的戲劇，固不敢深信在「劇場的技術」上已臻成功的境域，然而把劇場的「收穫」暫丟一旁，劇前的「耕耘」已是很值得記述的了。我們的演劇的宗旨並不正大，我們却不高興拿戲劇作「戲者戲也」看，我們承認戲劇是值得努力去工作的藝術事業，沒有一天不在那裏用真誠的態度去從事。

現在很可以把戲劇協社的同志用真誠的態度從事戲劇的工作的苦心告訴一般讀者！

戲劇協社成立於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二月的冬天。那是很寒冷的天氣，誰都會料想到那凜

冽的西北風摧殘這新下的藝術的種子而有餘——但我們却絲毫沒有畏懼的心；因為我們知道春天是獎勵我們前進，冬天是催促着我們去奮鬥的。記得我們舉行第三次籌備會的時候，天正下過大雪，醜陋而帶灰色的世界，一例改了體白的新裝束，學校多半在籌備考試了，他們多為開年的升學問題而努力，社中同志又以學生佔百分之九十，致開會時祇有我和應君雲衡兩個。我們都住在北市，被西北風滾送到南市職工教育館去，這一條路上已沒有晴天那樣的熱鬧了，除掉為着要吃飯和西北風奮鬥的洋車夫外，多數人大概怕踏碎了這粉裝玉琢的世界而絕跡，我和應君真感着萬分的孤寂了！現在想想，似乎我們以前這種犧牲精神，未免癡獃太甚——經這一次僅到兩人的籌備會後，社務竟宣告停頓了。幸而不久春又帶了她的笑容跑到世界上來了，才算像墊伏待時的小蟲一般，有生甦的希望。是年——中華民國十二年——初夏表演了兩齣戲就是我編的四幕劇「孤軍」和陳大悲君的「英雄與美人」。那時同志們演劇的藝術都很幼稚，我因為曾在少年宣講團新劇股主持過劇務，比較有點劇台的經驗，他們把排演，編劇和舞臺監督全推在我身上，正應了「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的古話！

是年夏我們已覺得戲劇這件事，非男女合演不能盡臻自然，各社員都努力徵求女社員；結果得錢劍秋、王毓清、王毓靜三位女士的幫助。九月，我們籌備第三次表演，劇目定為歐陽予倩君的「潑婦」和胡適之的「終身大事」；這時歐陽予倩和汪仲賢二君介紹留美戲劇專家洪深君入社，我便把排演職權讓給洪君。洪君第一次排演的便是「潑婦」和「終身大事」；「終身大事」完全達到男女合演的目的，海上愛美的戲劇的空氣也於以改變了！那時洪君還任職南洋煙草公司，派赴山東的坊子去，約有好幾個月失了這位指導人才，幸不久洪君回來了，我們又要求洪君親自登臺演劇，承洪君慨然答應，又承予倩先生和他夫人的幫助介紹了包朱二女士加入重演「潑婦」；這次我們一例是不售票的，觀衆非常擁擠，因此這劇共演兩次，深得社會的同情。

十三年二月（陰正月）我們因有與家庭日新會聯合組織新年娛樂會，籌演社員汪仲賢君的「好兒子」；大家議定在陰曆年底排演。這劇的排演地點在西門某女學，時間在每日晚上七時，演員中有住在北市的，有住在靜安寺路的，我們又和嚴厲的風雪戰了一次，這一次的奮鬥的

同志加添了好幾位，自然不盡是我和應君兩個人了——總而言之，我們的同志是均能透澈瞭解藝術的工作的，不在困苦之中掙扎出來，決不能養成奮發有爲的團結精神的，是年春季表演「少奶奶的扇子」竟能轟動全滬，開新劇未有的局面，並非偶然倖所能做到的。

戲劇固然是注重舞臺的工作；但許多心血絕對不是僅僅表演的一天三兩個鐘頭的工作，還有很多的開戲以前的工作在裏面；這些有力量而費心血的看不見的工作是非觀眾所看得到的想得着的；這好像將身跑進一個書畫展覽會一樣，看到琳琅滿壁的佳構，贊頌藝術的巧妙，誰是大書家，誰是名畫家，佩服至於五體投地，有誰會想到他平日臨池摹帖，和細細研描「芥子園畫稿」的苦工呢？

我們演劇也和書家臨池，畫家學畫的工作相同。

我們的研究戲劇者在看不見的工作上所下的艱苦既如此這般，我們將來是否也如什麼大書家名畫家待出了名後，訂兩塊錢一個字，幾百塊錢賣一張畫的闊格呢？我們可不敢稍存這種奢望！我們祇望我們的戲劇日後在社會上得有相當的立足點，一切人物都興起藝術的熱烈

情感，逐次有純藝術的劇本產生，有純藝術的演員介紹給觀眾，至此完成了在中國的「劇場運動」於願已足，並且我很希望社會一般人從今後多加一點助力以完成此種工作！

十七，十二，一九二六年谷劍塵。

月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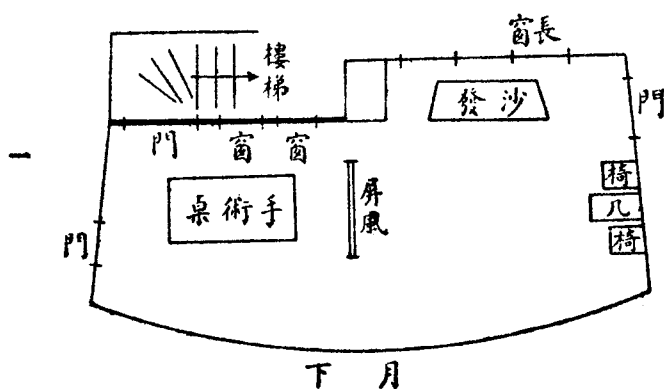
演員一覽

以登臺先後爲次序

醫生	李志仁
其妻	王毓靜
岳母	原俠綺
其姨	黎明暉
看護	季汾
病人	周履安
縣視學	張亞明
醫妹	顧姒範

排演 沈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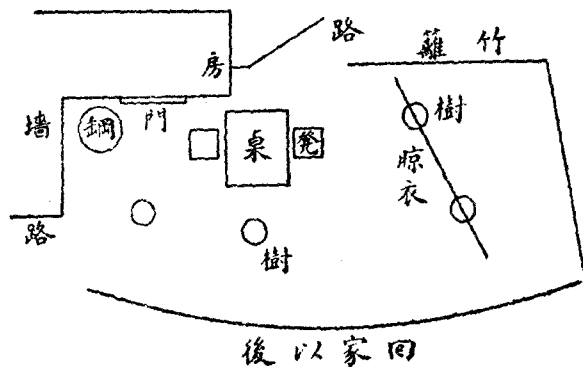
目次



回家以後 演員一覽

以登臺先後爲次序

留學生	陳憲謨
祖母	居元
妻	王毓清
父	濮汛
岳	張仁壽
長工	孫少安
鄉人	萬志良
阿媽	王毓靜
重婚妻	謝懿德
隣人	楊聲初等
甲乙兩小孩	歐陽山尊
排演	洪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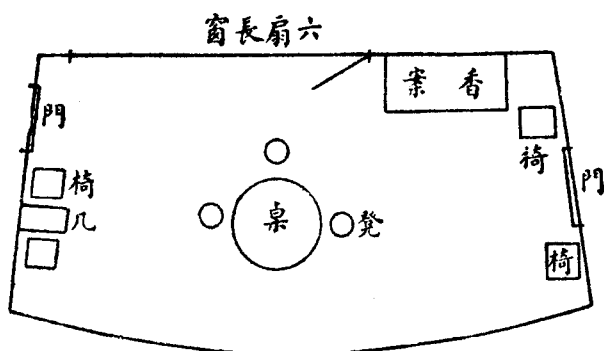
第二夢 演員一覽

(以發言先後爲次序)

劉太太	秦紹平
瞿夫人	錢劍秋
董林宛春	王毓清
馮畏	張文秀
許二小姐	李麗娜
王裕	孫少安
袁真人	谷劍塵
劉厚齋	陳篤
董國材	陳憲謨
瞿知白	洪深
代代	嚴月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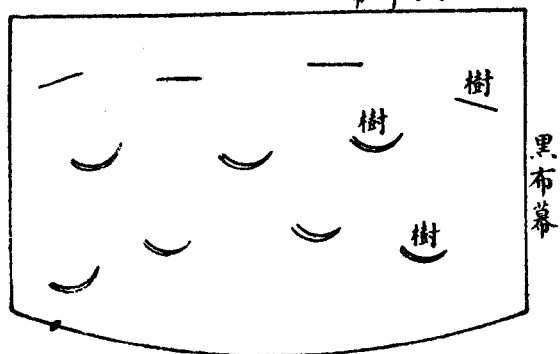
排演 洪深 應雲衛

片軟景山



幕三一第夢二第

幕布黑



幕二第

月
下

徐卓呆作

原

书

空

白

登場人物

錢（病人）

襟江

玉姑

看護婦

淑芬

龍老太太

婉芬

達五

月
下

佈景

臺上設醫學士屈襟江的書室，又兼第二診察室。

一間洋房的內部，從右面偏斜的佈置着。左面有二門，近臺前的是通大門及病人等待診所的。裏面一門，是經過第一診察所赴病室去的。門開時，有些看得見內部。二門之間，有一玻璃門的器械櫥，上面壁上掛些色彩不很濃厚的風景畫。右面斜的一帶大玻璃窗，近臺邊乃通到休息室及廚下的門。門與窗之間，有書櫥，櫥上有擺鐘。壁間有襟江父親的肖像。

正面的裏面，由偏斜的玻璃窗中望去，可見庭中有葉將黃的樹木。再望到裏面，能見白色的二層樓洋房，新而美，大有纔佈置妥當的樣子。

室之中央有長方桌及椅。沿後窗處，有診察用的白覆睡椅，這是婦人科或其他秘密病時用的。旁邊有小形置物檯一具。

開幕時恰巧診察完畢，年約三十許的病人錢某，正在穿衣，看護婦幫助着。這病人，一望而知是神經衰弱症。一回兒襟江一壁揩手，從第一診察室內出來，體格容貌都很體面；但是總有一點兒沉鬱的表情，身穿白色手術衣。

錢 今天來得太遲，很對不起。

襟江（顏面仰向很柔和的）不要緊，我是甚麼時候來，都是一樣，生病決不能去湊人家的。
錢（很歡喜）是啊，我們雖一些事情也不做；然而在家裏也不能立刻就走得出來。這裏甚麼都比別的地方自由一點，因此情願到這裏來了啊（對看護婦看看）。

襟江 你那藥照舊好了。

錢 費心費心。

由左首門中下，看護婦也陪出去。襟江脫去手術服，走到桌子前面，坐在椅上，將吸香煙。正在點火時，忽然聽得甚麼聲音似的，凝視着左首，一回兒微喟沉思。其妹玉姑，從第一診察室出來，面